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三

丙子　簡王元年　六年　晉景十五年　齊頃十四年　衛定四年　蔡景七年　鄭悼二年　曹宣十年　陳成十四年　杞桓五十二年　宋共四年　秦桓二十年　楚共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集說　汪氏克寬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附錄左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禮也

穀梁立者不宜立也

胡傳武宫武公之宫立武宫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遠有毁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毁巳久而輒

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集說陸氏淳曰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啖子曰傳意以爲武軍之宫如楚子所立者非也孫氏復曰武宫者武公之宫也其毁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辛巳立武宫非禮可知也　劉氏敞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饗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又曰丘明以武宫爲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宫二説者皆非是左氏欲解經誤以武宫爲武軍杜氏欲解傳遂取武軍爲武宫此難以通者也　葉氏夢得曰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而春秋諸侯蓋有各於其先而私禱者焉功成則爲之

立宮故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為之立煬宮武公伯禽之九世孫敖也謚之曰武豈鞌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歟　劉氏絢曰案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　高氏閌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　陳氏祥道曰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於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張氏洽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

後學也　黃氏仲炎曰周不毀廟三后稷文武魯不毀廟二周公伯禽若武公於魯為十一世祖而非始封之君世遠當遷久矣而復立武宮非禮可知也季氏廉曰春秋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又曰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　汪氏克寬曰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於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為世室者妄也況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宮則哀公之

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於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於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毁者不特魯矣

取鄟鄟音專　鄟杜注附庸國

左傳取鄟言易也

穀梁鄟國也

胡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

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呉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集說 孫氏復曰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 李氏廉曰鄟為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為邾邑不繫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内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昭四年取

鄫皆諱辭也　汪氏克寬曰公羊於根牟鄟邿皆曰邿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邿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邿耶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蠻氏杜注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蠻子國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

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愚諸大夫狠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衛魯二侵責晉深矣

附錄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郇瑕杜注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儁二十四年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即此

集説汪氏克寛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彊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也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

夏六月邾子來朝

集説高氏閌曰魯取鄟而邾子遂來朝其彊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即位不朝而朝魯此可見惟陵我是畏也　汪氏克寛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集説杜氏預曰嬰齊叔肹子　李氏廉曰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汪

氏克寛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晉魯雖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迭往事伯之勤而不知慢王之已甚也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月鄭悼公卒

集說楊氏士勛曰悼公不書葬者魯不會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

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於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集說　高氏閌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論之遽為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　李氏廉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徼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集說許氏翰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張也　趙氏鵬飛曰公孫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既返而季文子如晉報宋之屈也晉以衛為不用命更以命魯魯侵宋而已魯疑晉以宋為未服而罪魯也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繞角杜注鄭地杜佑通典汝州魯山縣東南有繞角城　桑隧杜注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

胡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於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集說高氏閌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肯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家氏鉉翁曰是役也軍帥欲戰者多三卿不可欒書因之以還春秋許之以救其無逗撓之責乎曰晉楚先遇于繞角楚師還鄭既免矣移兵指蔡復與楚遇于桑隧晉乃引還則蔡亦免矣故無責　汪氏克寬曰公羊作欒書侵鄭今考明年楚復伐鄭而諸侯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盡善矣

丁丑簡王二年　**七年**　晉景十六年齊頃十五年衛定五年蔡景八年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年陳成十五年杞桓五十三年宋共五年秦桓二十一年楚共七年吳壽夢二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鼷音奚

胡傳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

理或然也

集說劉氏向曰鼷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竊盜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　杜氏預曰稱牛未卜日免放也　楊氏士勛曰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彼不云不郊此既云免牛又云不郊者彼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此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　劉氏敞曰穀梁曰其緩辭也非也前云鼷鼠食郊牛角者文不可言其角非不緩也今云其角者亦文當如

此非故緩也又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亦非也春秋記災異刺譏時君且明鬼神享德所以鈎深致遠者微矣豈為免有司之過乎乃免牛榖梁曰免牛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奉送至於南郊未必然也雖禮典散滅不可考校至於牛衣人服如何襲被乎凡郊牛稷牛必皆在滌三月滌者牢也今既有傷則不復在滌是為免之其不免者是留以須後郊非禮不敬故春秋亦譏焉　羅氏願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鼷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　趙氏鵬飛曰鼷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豈享僭哉鼷鼠之害說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遣其害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　黄氏震曰孫炎曰鼷鼠如鼠狼鄭夾漈曰草鼠而微黄愚聞之師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　家氏鉉翁曰

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　程氏端學曰是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兵煩稅重神怒人怨況僭郊乎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聖人書此為後世鑒與卜郊不從及郊牛傷大意略同　季氏本曰免牛者卜而免之也免牛所以免郊也意在不郊不敢斥言故以免牛為卜耳

吳伐郯　郯音談　吳始見經

左傳　春吳伐郯郯成

集說　孫氏復曰吳本子爵始見於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　許氏翰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　項氏安世曰楚初

主盟於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　趙氏鵬飛曰楚始通諸侯稱荆吳始通諸侯遂稱吳皆其自稱也太伯避位奔荆蠻自稱勾吳後世因而不改故亦曰吳其後書吳子說者以為聖人降而書子非也胡傳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國語之失彼徒見吳伯之後因以為伯爵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也何獨於吳貶之　家氏鉉翁曰吳太伯之後以號舉為其踵楚僣王號也吳與楚敵已久今始書志其為患也郯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書吳伐郯貴郯賤吳也　李氏廉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僣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

會鄫會橐皐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札聘至柏舉書子已同於列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辭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

集說趙氏鵬飛曰曹之於諸侯未為小國特勢不足爾論其名上與衛鄭同列而無愧較其實則下與邾莒未有以大相過也如征役則上同於衛鄭而朝覲則下比於邾莒嗚呼曹伯蓋亦難矣三年牽之戰曹固與齊無憾也徒受晉魯之役而有公子首之行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

勢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　汪氏克寬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集說杜氏預曰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　范氏甯曰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爾　高氏閌曰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偹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汪氏克寬曰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𢇁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案僖公三十一年猶三望胡傳本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謂河海不在其封魯不當祀今又引朱長文

之說以為天子有四望泰山魯所當祭三望僭天子禮則是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也與前說不合故刪胡傳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杜注衛地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隋開皇六年析元城縣地置馬陵縣大業初省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荘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辭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故特書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集說杜氏預曰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諸侯同心病楚　程子曰王氏葆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　高氏閌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趙氏鵬飛曰楚師兩伐鄭以鄭之叛己也鄭豈楚之與哉鄰於

楚境楚一得之遂為固有鄭受晉盟則兵屢扼之前日伐鄭晉以一大夫帥師救之今之伐鄭以九國之君援之其所以為鄭援者日加則知楚日熾也審矣　家氏鉉翁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襃之也　李氏廉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汪氏克寬曰穀梁于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疏謂傳省文舉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伯同盟大抵皆同外楚也

公至自會

集說高氏閌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州來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漢置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

左傳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

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馬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集說孫氏復曰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劉氏敞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　王氏葆曰州來楚與國也　高氏閌曰吳楚爭彊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彊而吳敢與之敵也　陳氏傅良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

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　李氏廉曰至昭十三年吳
滅州來　嚴氏啟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
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
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吭也

冬大雩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
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又傳例謂得
雨曰雩若此年雩不得雨書旱
必矣且將書旱可得不雩哉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
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集說杜氏預曰林父孫良夫之子戚孫氏世所食邑
林父出奔之後戚隨屬晉　杜氏諤曰春秋中

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彊國以伉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為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高氏閌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趙氏鵬飛曰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横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恐其横不能無憾於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内抗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獎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其後寖淫其惡至襄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聖人始終著之首書其奔終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然衛不能制而容之晉不能治而逸之均罪也衛之弱且制於晉有所不敵而晉佑叛臣以亂人國其誅可不重乎此春秋之法蓋專責晉

也　家氏鉉翁曰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值衛衎不能君稱兵犯上逐其君立所善之公子卒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四十年晉實為之也

戊寅簡王三年　八年　晉景十七年齊頃十六年衛定六年蔡景九年鄭成二年曹宣十二年陳成十六年杞桓五十四年宋共六年秦桓二十二年楚共八年吳壽夢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 來言者何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者易辭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彊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陸氏淳曰趙氏云穀梁子曰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已之地猶不可況命人乎此言譏晉令魯與齊地也　孫氏復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於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　劉氏敞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朝晉而事之晉侯說使魯衛皆反其侵地古者諸侯不專土歸汶陽之田于齊非禮也又曰公羊云内辭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内辭哉又曰穀梁云不使盡我也亦非也直書以刺晉耳不使盡我了無所用也　高氏閌曰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又曰歸之于者彊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

陽
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
張氏洽曰前此取濟西田及汶陽田出於晉命矣
不曰使來言後此晉使司馬侯命歸杞田又為杞取
成矣亦不曰使來言葢取所當得反所當歸皆義也
制命以義伯主之常事也諸侯所以宗晉以為盟主
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匪公
比彊而陵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
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
魯之罪咸見矣　趙氏鵬飛曰前日以為可取則如
今日勿歸今日以為宜歸則如前日勿取以為可取
而復歸之以為宜歸而故取之二者均罪也前日取
田於齊齊失之也晉實無所失今日以田與齊齊得
之也晉實何所得失之非已之損得之非已之益宜
晉人於取予甚輕且易也特假是田市功於魯市恩
於齊矣初為鞌之戰魯實傾國以從而我無以利之
則若勞人而無報故取汶陽田以報功於魯焉既敗

齊師頃公屈己以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蓋以東夏彊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鞌一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血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為榮大矣故常以取其田為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為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為惠故寧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也　汪氏克寛曰曰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請於子産子産弗與宣子買諸賈人而請之又弗與曰大國之人而令於小國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令季文子知晉人予奪之非義而不能不以汶陽之田歸齊也制命非正而惟命是聽詎不為晉之縣鄙乎夫商人一環而子産不從於彊令況先君所受於王之分地乎季文子為魯之賢大夫而有愧於子産多矣是時欒武子范文子知武子中行

獻子皆名卿也不能引其君以當道而出令之不信發命之不衷徒知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會不思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要人心之彊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田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伯之益偷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

集說 許氏翰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高氏閌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

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趙氏鵬飛曰蔡迫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諸侯會盟文十年比楚人為厥貉之次十五年晉郤缺伐之卒不能反也今樂書以師侵之雖未遂得蔡然亦可謂不畏楚矣故聖人亦書所以振霸主之威歟　家氏鉉翁曰蔡近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晉未能制楚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

聲伯如莒逆也

集說

杜氏預曰因聘而逆　高氏閌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吳氏澂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汪氏克寬曰行父如陳公孫兹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

曰如不與其託於公以遂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集說高氏閌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葢圖婚爾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夏宋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集說何氏休曰據紀履綸來逆女不書納幣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

杜氏預曰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孔氏穎達曰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　楊氏士勛曰納幣不書其經之所書者三莊公以非禮書一也公子遂以喪錄二也此為賢伯姬三也　劉氏敞曰或謂納幣不當使公孫凡諸侯之大夫孰非公孫者昏禮稱父兄師友父兄猶稱之而況公孫乎　孫氏覺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特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不與外事其行事不聞見於人惟脩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傳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當春秋淫奔之世而伯姬火死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見意焉納幣致女三國來媵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如何也諸家之說公羊最為得之　汪氏克寬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

也十四年成公始娶於齊使成公有女可
妻宋公宋公亦未應娶庶女為夫人也

案史例有詳略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繫殺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特詳錄之故聖人亦因而不革也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辭繁而不殺皆緣末錄本之意公羊以為錄伯姬者得之矣胡傳以使卿納幣為越禮者非也左氏以為禮杜氏預亦以為應使卿其必有所據矣莊公如齊納幣穀梁以為大夫之事蓋譏莊之不當親行豈必以卿為不可使乎況列國執政之卿亦未嘗不以大夫稱也故主公羊
而刪胡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

氏畜於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寀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集説孔氏頴達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寀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

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㕑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背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蘇氏轍曰趙嬰通於趙莊姬趙同趙括放之於齊莊姬譖之同括將為亂晉侯殺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汪氏克寬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牴牾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卓氏爾康曰趙同趙括好勇而輕邲之役與欒書之救鄭二人皆不度其可而銳於戰非欒書有主則晉又敗矣趙嬰淫亂

罪所當討不請於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勳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則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錫命止此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胡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蓋一人之通稱

集說 杜氏預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孔氏穎達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 孫氏復曰成雖即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濫賞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為一稱不亦淺乎 胡氏寧曰先王之時諸侯嗣子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朝於王王乃錫命使為諸侯也春秋時為子多不受命於父為臣皆不請命於王而王使來錫命此何禮也 沈氏棐曰成公未嘗朝覲於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襃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傲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蓋文宣

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寵諸侯也　李氏廉曰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　汪氏克寛曰三年則諒闇已終今即位八年是喪畢而又過六年一朝之期也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以天子為卑而王為尊也說者以天子為貶辭春秋於天子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於賜成公命而貶之乎今考宰孔賜齊侯胙富辛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荅者亦云覲禮篇則以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則杜氏之說不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或謂錫之爵命世世相襲則謂之錫服過其爵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今考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則始即位而賜之者也名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

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也王錫韓侯則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召虎用錫爾祉圭瓚秬鬯則有功而錫之也事各異而亦皆言錫也由是知賜錫義同不必穿鑿立說抑或左氏字誤耳

案天王天子乃王者之通稱賜與錫皆上予下之辭也或者謂以字義言則天王尊而天子親也以恩數加之曰賜以分義臨之曰錫始錫於桓公則去天稱王嚴其義與分也繼錫於文公則稱天王猶嚴其分也終賜於成公則稱天子以為義與分俱微矣在上之恩數加焉爾亦是一說

附錄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

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集說陸氏淳曰凡內女為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公為之服也嫁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為喪歸杞故也　汪氏克寛曰或謂為杞所出不當繫之杞魯人未許其絶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苟不書杞則同於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繫杞不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胡傳 吳初伐郯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集說 高氏閌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以為政於天下哉 趙家氏鉉翁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汪氏克寬曰季孫謂侯國不能相恤譪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為善逼於

彊令而從之以困

小弱亦何取焉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

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

書録伯姬也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

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

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

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

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

明適制為

後戒也

集說何氏休曰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　孫氏復曰媵伯姬也媵書者古諸侯嫁女二國媵之二國禮也三國非禮也此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是也唯王后三國媵　劉氏敞曰媵者何諸侯嫁女於諸侯以姪娣從二國往媵之亦以姪娣從諸侯必三歸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三國來媵非禮也交譏之又曰衛人來媵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也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嬀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　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胡氏寧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非禮豈為異姓乎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同時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為異

姓與同姓　家氏鉉翁曰自入春秋内女適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於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媵聖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

案諸侯嫁女左氏謂異姓不媵劉氏敞以為諸侯三歸歸各一族二説不同姑並存之以俟考

己卯簡王四年 **九年** 晉景十八年齊頃十七年衛定七年蔡景十年鄭成三年曹宣十三年陳成十七年杞桓五十五年宋共七年秦桓二十三年楚共九年吳壽夢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公羊杞伯莒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胡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於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愼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考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斁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集說陸氏淳曰啖氏云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杞死而反葬故曰非禮也　趙氏鵬飛曰杞伯以叔姬為賢初則不當出以叔姬為不賢則卒不當以歸初以為罪而出之終以為恩而逆之既曰有罪則不宜加恩既加恩則不可謂之罪二者必居其一矣觀杞伯初絕之不敢直歸之魯先朝魯而後歸之則懼魯可知及卒於魯杞伯復來逆之皆畏魯也　家氏鉉翁曰夫婦大倫有過而出不獲已也而禮有無子而出禮之疑也檀弓有孔氏不喪出母又疑也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其能歸而為之書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不得不辨　吳氏澂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得以義責之其說蓋是　汪氏克寛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

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絶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又曰内女出而來歸者三郯伯姬齊子叔姬皆不書卒

案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為魯脅二說似異而實相同也叔姬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為請杞人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為脅而歸之也亦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傳案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集説程子曰諸侯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高氏閌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張氏洽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趙氏鵬飛曰伯者之求諸侯假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宜諸侯之貳也晉奪魯田以歸齊魯何望於晉哉故晉雖惡宋而魯宋共為婚姻宋公使來納幣而衛遂來媵魯宋衛合為一家晉於是懼而為蒲之盟收諸侯之離心也蒲之盟纔返而晉人亦來媵非懼三國合好以叛晉其肯然歟夫諸侯同盟必有其故蟲牢之盟以得鄭也馬陵之盟疑諸侯貳於楚也蒲之盟懼三國結婚以叛晉也　李氏廉曰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

盟列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兩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郯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汪氏克寛曰程子以是盟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也葢晉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於楚耳然魯既失信於奪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彊其同安能保之不異哉于蒲與平丘皆同病楚皆晉人懼諸侯之貳而同盟春秋皆書同憂其反覆而不能終同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集說范氏甯曰逆者非卿故不書　家氏鉉翁曰自始至成禮七見經貴之也

附錄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集說杜氏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孔氏穎達曰桓二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

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内之異文也陸氏淳曰穀梁曰既嫁於夫譏以我盡之也趙子曰女嫁後遣使往致之親好之意何譏之有　劉氏敞曰致女者何婦人既嫁三月而見於廟稱婦致之者成之也又曰穀梁曰不正故不與内稱也說者云内稱謂稱使棄内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内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家氏鉉翁曰齊仲年之來傳言致夫人他國以聘書魯則言致女宋始以命卿將事故亦以命卿致女　胡氏謂使卿非禮愚觀書法似無譏

晉人來媵

左傳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集說杜氏預曰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胡傳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

集說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爲之也又曰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又曰爲親者諱疾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道甚矣

方事貶之何故諱乎　許氏翰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　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有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高氏閌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

楚伐許侵宋同撓列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諰諰然常以失鄭爲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葢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家氏鉉翁曰據傳鄭伯如晉是未告絶於晉也執其君伐其國晉政外矣書人書執書伐誅晉也　汪氏克寛曰晉不能招攜以禮懐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然春秋書欒書帥師書伐不加貶辭楚人侵陳以救鄭則削而不録者存晉而抑楚也　王氏樵曰稱人以執與執其君而伐其國皆直書而義自見矣殺伯蠲不書旣執其君舉重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與其救鄭也

附録左傳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

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渠丘杜注邑名漢北海安丘縣孟康曰古渠丘也晉地道記曰安丘有渠丘亭今屬山東青州府

胡傳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而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曰大夫潰莒而之楚非也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穀梁安所受此語乎且潰者非大夫所為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此似不曉潰之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爾　程氏迥曰此嬰齊也

向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是以於柏舉戰稱人奔稱囊瓦　家氏鉉翁曰楚之伐莒以救鄆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潰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胡傳 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 高氏閌曰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

家氏鉉翁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譏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書秦人白狄伐晉貶秦也奚貶乎以其黨楚而爲之出師也

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集說高氏閌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　張氏洽曰君在外而興師復怨大臣之罪也　汪氏克寛曰環其國而攻之非將甲師少所能鄭稱人貶也

城中城

左傳 城中城書時也

集說 杜氏預曰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趙氏匡曰穀梁曰非外民也此說非也若中城實摧壞豈得不修之乎　陳氏岳曰凡書土功者重民力也故得時則書以示之不時則書以戒之僭奢則書以懲之　高氏閌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　趙氏鵬飛曰前者楚人伐莒遂入鄆鄆逼於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況得時乎此不爲貶　黃氏震曰中城東海邑木訥曰楚伐莒入鄆逼近魯故城中城以備不虞或曰魯內城　李氏廉曰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案孟子論地利則曰城高池深告滕文公亦曰鑿池築城則設險以守乃有國之所不廢也楚人伐莒

勢將及魯故城以備之且不奪民時可以無譏矣胡傳主穀梁以爲凡城之志皆譏非通論也

附録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簡王五年**十年**晉景十九年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年蔡景十一年鄭成四年曹宣十四年陳成十八年杞桓五十六年宋共八年秦桓二十四年楚共十年吳壽夢五年

春

附録左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案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高氏閌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同　家氏鉉翁曰母弟出聘可也將兵非所以愛弟書之譏也衛以晉命侵鄭以弟帥師責衛以諸侯伐諸侯責晉是之謂一書而再貶　李氏徽曰晉旣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霸國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　吳氏澄曰稱弟例詳見弟年下外范氏稱弟例有四一接我稱弟一罪兄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集說 范氏甯曰郊時極於三月 孔氏頴達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師氏協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耶 高氏閌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 呂氏大圭曰或問卜郊之屢何也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襄十年是也五卜者一成十年是也屢卜而不吉則勿郊可也 吳氏澂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

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李氏廉曰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修澤杜注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北

集說啖氏助曰左氏云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　高氏閌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

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家氏鉉翁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爾　程氏端學曰二年之中執鄭伯欒書伐鄭衛黑背侵鄭今復會五國伐鄭不能服鄭之心而以力焉宜其徒困生民也比事而觀義自見矣　李氏廉曰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　汪氏克寛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於左傳而為是說也

案此會之後未久而晉侯卒經無卒於師之文故左氏附會其事謂晉侯有疾立太子以為君而會諸侯

也春秋垂訓萬世豈有生代父位而仍書其爵者故先儒皆駁之

齊人來媵

公羊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集說 高氏閌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案諸侯一娶九女伯姬爲宋公夫人齊人繼晉衛而來媵則爲十二女矣聖人於伯姬之事錄其始末特詳而亦因以見其失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反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集說杜氏預曰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李氏廉曰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集說劉氏敞曰傳曰葬晉侯也曷爲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爲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二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

旅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惟天子之事焉可也高氏閌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也　趙氏鵬飛曰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更以公孫歸父如齊故書葬齊惠公今公如晉久留於晉及葬景公而後反實公之辱也故不書葬晉景公爲內諱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

傳說　李氏廉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爲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劉塏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四

辛己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年衛定九年蔡景十二年鄭成五年曹宣十五年陳成十九年杞桓五十七年宋共九年秦桓二十五年楚共十一年吳壽夢六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集說 杜氏預曰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孔氏穎達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為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 趙氏

鵬飛曰公自前年七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於晉者凡九月魯亦有人民社稷之守乎晉侯殢卒於五月則九月葬矣既葬而稽於晉者凡六月吾竊為成公懼之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尺由反公作州後同

左傳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集說杜氏預曰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高氏閌曰公
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國而
使大夫盟之見晉侯之無禮於公甚矣　趙氏鵬飛
曰前年公如晉留於晉者凡九月公何負於晉而晉
止之晉之不義也甚矣今公既返因以郤犨來聘且
抗公而盟之陽為禮而陰實疑魯蓋厲公初立而求
諸侯疑公之憾其見止而或叛也以公而敵大夫其
辱為如何聖人没公不書非苟為内諱伸公所以誅
郤犨也　家氏鉉翁曰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
同荀庚之盟魯自慊其貳求與之盟雖伉也其責在
魯今晉無禮於公懼公即楚故遣郤犨為此盟其責
在晉晉厲新立以無禮加諸侯書以貶之　吳氏澂
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
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已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
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歸纔及國
而郤犨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盟爾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集說張氏洽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彊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爾不書而諱皆魯之恥也　黄氏仲炎曰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亟於聘魯者豈復有親魯之意哉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俟被晉之辱然猶繼朝而聘晉者豈復有德晉之心哉畏其威而謟事

之也晉以要結為信魯以諂事為禮二者皆小人之相與焉爾

附録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争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鄄杜注周邑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

集說許氏翰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者歟　薛氏季宣曰由齊之勝始交好於齊也　張氏洽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惡而行之廹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趙氏鵬

飛曰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僑如如齊改事齊也既報聘於晉而復事齊何邪魯弱不能自立從容於二大國之間惟厚於已者親之爾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魯與宋婚而齊且來媵尚何歉於齊乎晉既以魯為貳已公朝之而反見止郤犨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忍辱以服事晉乎故以僑如如齊通舊好也　戴氏溪曰晉使我歸田於齊齊未嘗遣使至魯是德晉而怨魯也今僑如修好未幾而求昏齊卒無報聘則魯為齊弱久矣

案僑如如齊諸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理或然也是時齊當新敗之後魯即事齊齊亦未敢抗晉但恐晉不足恃則齊將乘間而為搆怨之師魯何以堪故與之修好以求免焉此行父僑如相繼而為晉齊之行也

冬十月

附録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鄇田杜注温别邑河内懐縣西南有鄇人亭今在河南懐慶府武陟縣　檀周邑今在懐慶府

集說王氏錫爵曰晉侯已至而秦伯不肯涉河兩主誠偽自見

壬午簡王七年十有二年晉厲二年齊靈三年衛定十年蔡景十三年鄭成六年曹宣十六年陳成二十年杞桓五十八年宋共十年秦桓二十六年楚共十二年吳壽夢七年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胡傳案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集說杜氏預曰天子無外故奔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罪之　陸氏淳曰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案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土為義　孫氏覺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

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於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於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　高氏閌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為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於諸侯之國是自絕於周故書出以為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　趙氏鵬飛曰周之盛時王臣有罪放殺屏竄惟上所令未聞有罪而擠然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大則討之以敵王所愾小則執之以歸於甸人未聞黜於周而保於晉也周室不綱晉為逋逃主匿比罪人以抗天子其罪何可不誅哉　李氏廉曰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

汪氏克寛曰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葢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其身逃竄他國以逭誅戮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非居位禄而出奔也其不書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都三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為家其書出則為貶矣　黄氏正憲曰棐左氏載周公與伯與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政出一人豈容私競復由王命何可再奸伯與之曲直固無實證而周公之罪自大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　瑣澤杜注地闕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然則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　高氏閌曰攷傳事實與經不合夫晉厲之會實始於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呂氏大圭曰瑣澤之會為伐秦起文耳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家氏鉉翁曰晉楚為成關繫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齊桓之於楚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郤之而霸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惰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俘纍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彊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為

盟而長楚遂使列國諸侯北面於楚庭其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　李氏廉曰此會左氏以為晉楚為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棐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於經趙氏匡遂以為附會之說非也若果無此盟則郤至與公子罷交相往來何以歷歷如繪乎蓋晉楚為成春秋惡之故聖人削而不書也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敞以為傳未足信然春秋事據左氏且相沿已久今仍存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杜注地闕

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集說高氏閌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附録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

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晉厲三年齊靈四年衛定十一年蔡景十四年鄭成七年曹宣十七年陳成二十一年杞桓五十九年宋共十一年秦桓二十七年楚共十三年吳壽夢八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反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

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穀梁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徴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葢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晉之於魯霸主也其

使之來名兵而已而云乞師者用明列國之禮小大雖殊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宜有又非天子之命且譏之也　劉氏敞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為重也故伯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　程子曰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　劉氏絢曰雖晉之大命魯興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　李氏廉曰晉厲公之乞師三郤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罃為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為救宋悼公初興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於楚其三則晉郤錡欒黶荀罃皆厲公徵兵於魯悼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循襲厲公之遺法歟

崇晉為盟主遣使名兵而曰乞者杜氏預以為謙辭是也胡傳謂卑伏屈損則誤矣是時晉方無禮於魯

朝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郤犨以輕之執行父以辱之安有畏屈之意乎

三月公如京師

集說　杜氏預曰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孔氏穎達曰劉氏炫云魯朝聘皆言如　劉氏敞曰公如京師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以謂如京師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曰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慤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也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黄氏仲炎曰春秋魯十二公而覲天子者二皆不得謂之禮者僖朝於王所成如京師是也僖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於京師因以朝王而意不在朝王矣故皆

不得謂之禮也以其皆不得謂之禮故書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

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
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
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
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
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
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
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
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
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
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
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
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
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於新楚成肅公卒於瑕

費滑杜注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水經注休水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費滑也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　涑川杜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入河今山西平陽府蒲

州東北二十六里有涑水城　麻隧杜注秦地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南　涇杜注涇水出安定東南漢志涇水出开頭山在今陜西平凉府西南三十里　侯麗杜注秦地劉伯莊云在涇陽縣境

新楚杜注秦地當在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境

公羊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胡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嶽則朝

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集說孫氏覺曰成公之如京師法當罪之而君臣之大法不可以成公非禮而亂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晉侯實名天王而書狩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京師惟其無禮故以禮正之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高氏閌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

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於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　陳氏傳良曰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爾　張氏洽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没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於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伯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摟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趙氏鵬飛曰公如京師責之淺者則曰十二公之中惟成公如京師聖人蓋褒之責之深者則曰公因伐秦過京師而已未嘗朝也故不書朝淺者在

所不辯而深者吾竊以為過矣且公三月如京師至五月而會晉伐秦久留京師非朝王而然與公朝於王所所非其所也故不可書公如王所而書朝焉若公朝齊晉及内大夫聘於京師皆書如而朝聘自見矣今書公如京師責其不朝蓋曰不因伐秦則亦不朝京師爾　家氏鉉翁曰書如京自京錄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示稟王命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春秋存周之意也劉康公成肅公皆行不書晉與秦私鬬上公不當與俱不書劉成義在此乎吳氏澂曰魯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李氏廉曰左氏正義云公朝於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汪氏克寛曰經書朝

王之禮者三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本心也然僖二十八年書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使若諸侯先會而後朝王去其實以全名也此年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正其名以統實也然書乞師於前書至伐於後則見朝京師實因行以見王而簡慢之罪視僖公不侔矣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貶之有如是者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吁不朝之罪經不書而貶自著令也因過京師而朝王苟不示譏而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為口實矣其關繫豈淺淺哉　王氏錫爵曰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辭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又曰晉自以

鄭貳於楚與秦伐之鄭未嘗侵秦諸侯亦未嘗以秦之退而致命但秦納燭之武之說而私與之盟則誠罪也

附録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於大宫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於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於大宫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訾杜注鄭地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傳曰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集說杜氏預曰負芻欣時皆宣庶子　劉氏敞曰穀梁謂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例如此何閔之有　高氏閔曰非戰死也死於行爾故不書地　呂氏祖謙曰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於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晉執負芻而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負芻歸自京師自為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敝屣固是勇於為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反使簒弑之人儼然居一國之上郜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所以得罪於君子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集說孫氏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王氏葆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乞師知伐秦屬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為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非聖人孰能修之　張氏洽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為重也　李氏廉曰不以如京師致而以伐秦致即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集說劉氏克莊曰子魚君宋茲父讓也胎王位楚子申讓也負芻八曹子臧讓也襄公繼鄭子良讓也又曰負芻弑君而自立子臧不義而舍之去吳子光刃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舍之延陵而君子持衡於二者之間獨謂子臧失賊不討季子守匹夫介節不承父兄之志以是譏二子之讓國未為至也

甲申簡王十有四年 晉厲四年齊靈五年衛定十二年蔡景十五年鄭成八年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年杞桓六十年宋共十二年秦桓二十八年楚共十四年吳壽夢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集說范氏甯曰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君無謚謚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春秋亦不得稱葬 楊氏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今不書葬者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汪氏克寬曰渠丘公即

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

子密州嗣是為黎比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集說孫氏復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許氏翰曰人臣不唯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辨之

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　高氏閌曰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彊歸之故書自晉歸　趙氏鵬飛曰林父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衛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故吾以為春秋責晉為重也　程氏端學曰林父之辠著矣晉庽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　李氏廉曰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弑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賀氏仲軾曰有宜歸而歸之以為重者蔡季魯季子陳侯之弟黄是也有不宜歸而歸之以為惡者

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孟彄孫林父是也蔡季公子友陳黄皆天顯之親經或稱字或稱子或稱弟故知其子之也突赤去族趙鞅書叛於前楚比公孟彄孫林父皆去國於八年之後而歸不言復故知其罪之也陳黄雖不比於蔡季魯季子然以介弟而困於讒人其情為可哀故出與秦鍼同而秦鍼不得與陳黄竝書歸是以知經之幸其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

集說杜氏預曰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絶也　孔氏頴達曰闕絶者闕而文斷絶蓋疑仲尼修定後其文始闕也　劉氏敞曰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非也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爾非為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集說許氏翰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彊弱更相吞噬矣　高氏閌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令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鄭人㤀郝兼弱敢如是乎明年遷於葉避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集說張氏洽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黄氏仲炎曰春秋内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後一事故後從省文爾如前書叔孫豹及晉趙武楚屈建會於宋故後書豹及諸大夫盟於宋如前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故後書意如至自晉其稱族者豈復有意義存乎其間哉左氏以僑如稱族爲尊君命舍族爲尊夫人者妄也　李氏廉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辭也

案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之以爲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妻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説是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穀梁以爲譏不親迎而胡傳從之且謂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似亦未

有定見矣既曰迎於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乎今故從程子而凡為親迎之說者皆删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集說高氏閌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

乙酉 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晉厲五年齊靈六年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年鄭成九年曹成二年陳成二十三年杞桓六十一年宋共十三年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年吳壽夢十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

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集說何氏休曰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杜氏預曰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

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劉氏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　劉氏敞曰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非正也古者蓋一昭一穆又曰穀梁謂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　孫氏覺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穀梁以為子由父疏之父自有罪何與子哉　家氏鉉翁曰公羊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爾　李氏廉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

賀氏仲軾曰魯人立後重在仲遂不重在歸父謂魯人為歸父立後是閔歸父也反歸父之子而立之不亦可乎不必用親弟為之後季孫與仲遂同為逆原無惡於仲遂直因歸父欲去三桓故季孫逐之妄有為立後之理此亦情事之易見者也是時魯有兩

嬰齊一爲叔肹子一即仲嬰齊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爲何嬰齊耶且以公族言則皆公孫以親疏言則仲遂者莊公之子叔肹者文公之子世次亦旣有辨則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

亦情理所安

案公羊謂嬰齊爲凡後何氏休以爲弟無後凡之義諸儒多從之者孫氏覺謂魯命嬰齊後仲遂故曰仲嬰齊非爲歸父後也家氏鉉翁賀氏仲軾皆主是說二者不同胡傳本公羊發傳而又謂父字不可爲氏則亦以爲後襄仲也今故兼兩說而並存之或曰歸父嬰齊均爲仲遂子經於歸父何以書公孫而嬰齊何以書仲夫襄仲之生也書曰公子遂其卒也書曰仲遂彼一人之身先後異稱而又何疑於歸父嬰齊乎蓋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故於其生也書曰公子公孫所以從其本稱也而於其卒

也繫之以氏則所以著其生而賜氏與以父字為氏之非禮也孫氏復黄氏仲炎謂嬰齊為歸父之子其說無據不可從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集說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高氏閌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識之　吳氏澂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汪氏克寬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傳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集說杜氏預曰歸之京師禮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者以其執既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明書晉侯之爵以表其善也　劉氏敞曰左氏云書

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此非不道而何且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有人殺其君反輕於不道其民乎有恐其君而非不道其民乎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也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負芻非不道其民而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耶又曰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穀梁又如齊人執袁濤塗而非之乎　陳氏傅良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　張氏洽曰春秋爵屬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擯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　呂氏大圭曰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

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爾安得以為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為證矣　家氏鉉翁曰曹宣公卒公子負芻弒嗣子自立至是晉厲公合諸侯執負芻歸之京師自入春秋未有執當其罪若此而又歸京師示不敢專春秋與之非貶也　李氏廉曰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暴隧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蓋周圻內之邑而是時為鄭所有也　新石杜注楚邑當在河南南陽府裕州葉縣境

集說 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在楚爾今鄭從晉而伐已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　家氏鉉翁曰晉

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歳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踰君非也若以葬夫人則必葬其君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季氏本曰宋共公卒三月即葬必嗣子幼弱恐有他變而急於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

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胡傳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巳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於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辭之複必有美惡焉辭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集說 杜氏預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 王氏樵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

至晉者也今以自晉歸宋為文何也蓋其奔也欲求晉討彊臣以張公室今為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周公為王所復既而復奔晉君子以為自絶於周書出以罪之華元為魚石所止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于宋以成其志也　劉氏敞曰杜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非也如左氏之說則魚石止華元耳大凡奔者在外而内無形援則有挾大國之勢以重其身求入而已今華元内有魚石之援則不待挾晉以為勢而自入也尚何求而挾晉哉　程子曰山去族害公族也　蘇氏轍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禄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産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

卷退而儆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　家氏鉉翁曰蕩山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春秋去山族與以討亂然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力盡去異已不純為國也　李氏廉曰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辭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著其亡已出竟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又曰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繫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　汪氏克寬曰五大夫同奔亦同復入但書魚石華亥向寧華

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葢魚石首惡舉重而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者是也亥寧定辰佗彄地其罪皆同故備録之耳王氏錫爵曰魚石之自止元於河上也畏其挾晉援以討而桓氏皆無祀於宋也其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於去也為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在楚而宋天下要樞正楚所欲爭卒致助魚石入彭城釀成他日之大禍則魚石之罪大矣

附録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髙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咎其九反鰌音秋此吴會之始亦

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鍾離杜注楚邑淮南縣晉成帝置鍾離郡唐置鍾離縣明改為臨淮縣又析臨淮地置鳳陽縣今仍之屬江南鳳陽府

左傳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胡傳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爾成襄之間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

集說孫氏復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劉氏敞曰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程子曰吳益

彊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也時諸侯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 高氏閌曰外會書卿蓋始於此 陳氏傅良曰晉初與諸侯之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於是大夫自為會矣 呂氏大圭曰向也未有吳也自成之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此年會吳于鍾離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戚之會柤之會則諸侯實與為會矣馴致黄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盟 趙氏鵬飛曰于時吳楚兩讎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于鍾離也然襄五年戚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何也蓋鍾離柤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衛地晉侯合諸侯於戚吳以人來會故不殊會事殊文異無用多疑而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蓋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會以會

外吳也齊之盟盂之會未嘗外楚而獨外吳此蓋晉率諸侯往會之其義甚顯安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也哉　李氏廉曰吳之見經始於郯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

王氏樵曰案先儒因再書會而生外吳之說其實諸國之大夫相約集而後會吳于鍾離春秋據事直書爾若曰外吳獨不外楚乎會楚何以不殊也趙氏謂再會亦非只一會也

許遷于葉　葉舒涉反

左傳　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　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集說　杜氏預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　趙氏鵬飛曰許自遷也鄭虐於許許畏鄭遷葉葉

近楚倚楚以抗鄭也　家氏鉉翁曰陳蔡許謂楚可恃卒之陳蔡爲楚滅許五遷自葉而白羽實楚迫之又遷容城遂爲鄭滅陳蔡許自取焉爾　李氏廉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逃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季氏本曰自成三年以至九年鄭之伐圍許者凡四於是許遷葉以避鄭許固不能自彊矣然大國無覇而小國不得其所非經世者所憂哉

丙戌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六年齊靈七年衛獻二年蔡景十七年鄭成十年曹成三年陳成二十四年杞桓六十二年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年楚共十六年吳壽夢十一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集說 范氏甯曰鄭嗣曰穀梁傳曰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　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蘇氏轍曰雨木冰五行木不曲直庶證常寒之罰也劉歆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通故雨而木為之冰唐遂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　王氏葆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

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高氏閌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温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朱子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附録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集說高氏閌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　汪氏克寛曰在位十年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汋陂杜注宋地　夫渠杜注宋地　汋陵杜注宋地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南二十五里有汋陵城

集說孫氏復曰鄭叛晉故侵宋　高氏閌曰鄭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附錄左傳衛侯伐鄭至於鳴鴈為晉故也

鳴鴈杜注在陳留雍丘縣西北後漢志雍丘有鳴鴈亭令白鴈亭在杞縣北四十里屬河南開封府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反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集說范氏甯曰鄭嗣曰將與鄭楚戰　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　趙氏鵬飛曰欒黶乞師以伐鄭魯師不及期晉侯憾之故沙隨之會不見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音偃

鄢陵杜注鄭地今屬潁川郡案鄢陵與鄢一地也鄢妘姓之國為鄭武公所滅初仍其故名後改為

鄢陵耳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

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

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

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馬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耳

穀梁 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傳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集說 孫氏覺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子傷馬不曰楚師敗君傷則師敗也　高氏閌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

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　家氏鉉翁曰晉自靈成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者乃能率其驕狠惰慢之卿與楚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乃謂欒書欲戰不如士燮僞逃不然也而厲公志得旋驕以速其死良可惜矣　李氏廉曰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覇衡行列國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諸侯助楚以戰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

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為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王氏樵曰今案楚子敗績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股不書宋公敗者泓之師亦大崩而鄢陵楚師未大崩也凡君將不言師師以君重於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為重矣若君將被殺獲則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敗胡沈之君滅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瑕杜注楚地水經注肥水逕山桑縣故城南又東
積而為陂謂之瑕陂又東南逕瑕城南春秋楚師
還及瑕即此城也山桑縣在今
壽州蒙城縣北屬江南鳳陽府
集說高氏閌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
之春秋之世楚實彊於天下其所以能彊者兵
彊也兵所以能彊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
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
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
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於列國之敗績凡十有
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
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汪氏克寬曰楚嗇躬
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
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

止之弗及而死亦猶顚之止得臣曰無死葢亦僞耳嬰齊身爲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鬭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書法與殺得臣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

杜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城在寧陵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宫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

晉侯不見公

穀梁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彊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

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陳氏岳曰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誣於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明我公之無罪　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　劉氏絢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彊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李氏廉曰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

會者上書公會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汪氏克寛曰聖人嘗言譛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孫僑如之譛而不見公於沙隨晉昭聽邾莒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於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三代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不克終而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矣

公至自會

集說　石氏介曰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而致之　劉氏敞曰十六年會於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非也案公即位至今十有六年

矣豈得云幼哉　趙氏鵬飛曰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曲不在已可以成事告也故曰公至自會

附録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始會伐

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

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督揚杜注鄭東地案襄十九年諸侯自沂上盟於督揚杜以督揚即祝阿盖齊之督揚與此不同　制田杜注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今制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北　鳴鹿杜注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鹿邑縣西南有古鹿邑城屬河南歸德府

集說杜氏預曰尹子王卿士子爵　王氏葆曰春秋於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於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而正其爵也　高氏閌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於人矣晉為曹伯請於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尚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陳氏傅良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

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怠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家氏鉉翁曰桓文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厲公用師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而兩年之間三伐鄭尹單奔走轍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也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也　李氏廉曰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　汪氏克寛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為心未嘗瀆王臣以臨師旅比於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尚為彼善於此也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徃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而為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

朝王之慢也於伐鄭滸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茍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於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胡傳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

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集說　啖氏助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以深譏王也　陳氏岳曰不曰自京師歸於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歸如書公至自某也　劉氏敞曰此復歸也曷為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為不與復是殺其君之子者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王之舍有罪也又曰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知之穀梁子不知爾曹伯何善乎又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善之有乎且自

某者明其有奉焉耳本不為善不善設也　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高氏閌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於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於亂耳　趙氏鵬飛曰曹成殺世子而自立是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之不自正其罪以歸京師尊王室也簡王不能正王法以令天下復歸之曹王室不綱失政刑矣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既而晉自釋之書曰衛侯鄭歸于衛不云歸自京師者非王命也今曹伯歸自京師王命釋之也　李氏廉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余氏光曰當時周王擁虛器而已生殺予

奪不敢專主觀曹人一則請於晉再則請於晉未聞遣一介如周至晉侯許之子臧反曹伯來歸則操縱之權盡繇於晉特寄因於京師假周之名而已王靈不振諸侯縱恣世道之哀重可歎哉
桀負芻簒弑法所宜討而天王不誅此春秋所譏也若余氏光引郭氏説以為操縱由晉於當日情事亦合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舍如字苕音條公作招章遥上饒二反

杜注苕丘晉地

左傳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

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鄆杜注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鄆城縣今屬山東兖州府濟寧州

穀梁　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集說　陸氏淳曰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案經書舍之於苕丘言不在晉都執據實書耳無他義　孫氏復曰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於魯其惡可知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公時尚幼則罪非公為罪非公為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恥於公春秋何故反仁之乎理苟不足仁之則舍于招丘都不如公羊之語也　程子曰寘之于苕丘也　李氏廉曰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

如之惡又非二子比也　汪氏克寬曰晉人舍季孫行父于苕丘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靈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集說高氏閌曰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　程氏端學曰僑如造釁成公不明之所致也以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世卿之禍一至於此後世可以鑒此矣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

集說孫氏覺曰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高氏閌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為此盟也　趙氏鵬飛曰公及行父之出於今六月矣君臣久稽於外以僑如之譖而晉責之罪不釋也今僑如之譖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而盟之於扈公至自會歸而剌公子偃偃僑如之黨也則公之不見與夫行父之執皆僑如之譖明矣春秋之文簡而明考其原則情狀昭然矣　汪氏克寛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公至自會

集說高氏閌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重也然公未嘗為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傍徨於外以求自

明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張氏洽曰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　李氏廉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録左傳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揜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

集說杜氏預曰偃鉏二公子公庶弟　劉氏敞曰不言刺之何刺有罪也其有罪柰何是叔孫僑如之黨諸公者也又曰穀梁以為殺無罪非也且以理觀之先刺後名是得其罪者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不訊於羣吏不訊於萬民者可知矣　高氏閌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明言其罪此直云刺者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　趙氏鵬飛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非其罪也不書其故無以見其非罪故先書戍而後書刺偃之罪於僑如之奔已知其為惡黨故直書刺而罪自顯春秋之法如此

偃　家氏鉉翁曰季孫之執僑如之奔郤犫之盟公子偃之刺春秋備書其事為魯國隱憂也季孫之執以魯貳故其釋之也欒范私之行父外交有素矣始與襄仲共謀弒君陷叔仲惠伯於死魯亂賊之亞也今

自晉歸逞執辱之憾幽君母殺公子魯之政一出季氏矣　吳氏澂曰象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巳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人倫之至也僖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巳爾未見姜真有廢立之謀而僖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巳則僖雖真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

案先剌後名先儒多從劉氏敞以為得其罪吳氏澂獨責成公失親愛之道其義尤正蓋僖雖有罪而身為介弟尚有議親之條乃成公不念鞠子哀怨然殺之豈仁人之用心乎故當兼用二說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晉厲七年齊靈八年衛獻三年蔡景十八年鄭成十一年曹成四年陳成二十五年杞桓六十三年宋平二年秦景三年楚共十七年吳壽夢十二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左傳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虛滑杜注晉二邑　高氏杜注在陽翟西南今禹州即陽翟縣也屬河南開封府）

集說 金氏賢曰先儒謂晉命也為他人興師故書侵以譏之非也衛以與國受霸主之命春秋何譏乎又謂鄭背晉猶畏晉之彊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亦非也鄭之侵晉安知其非受楚之命乎其所以敢興師者必恃楚之衆也觀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以備晉及公子嬰齊師于首止公子申師于汝上則可

見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大子髠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

戲童襄九年諸侯盟于戲即此也水經注曰汜水出浮戲之山今汜水縣屬河南開封府　曲洧杜注今新汲縣治曲洧城案漢宣帝神爵三年以許縣之汲鄉置新汲縣以河内有汲故稱新汲也金置洧川縣今仍之屬河南開封府

集說杜氏預曰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高氏閌曰晉假王命討

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為重也夫晉假之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彊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　陳氏傅良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汪氏克寛曰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至襄公世為王卿士

附録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杜注鄭西地

左傳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穀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集說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　蘇氏轍曰書同盟鄭叛也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陳氏傅良曰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為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　薛氏季宣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服無益於事徒以為亂而已　張氏洽曰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其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罪　李氏廉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於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

秋公至自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集說吴氏澂曰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李氏廉曰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皋鼬至會書法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是自違前例為此無據之言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集說王氏樵曰無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趙氏鵬飛曰高國崔鮑皆齊之彊臣也非爭政不勝而奔則詭謀暴露而出决非善之者故今年高氏奔而明年國氏誅其故可知矣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宫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集説范氏甯曰鄭嗣曰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令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為猶可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

之文　趙氏鵬飛曰成公七年蓋嘗卜之而不從乃免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　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彊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程氏端學曰九月用郊劉氏以用為用人以祭彼見邾人執鄫子用之故以凡稱用者皆用人也殊不知邾用鄫子上言執又言鄫子故知其用為用人今但言用郊則與用致夫人大夫宗婦覿用幣用牲用田賦用幣於社何以異哉

案劉氏敞以用郊為用人非也昭十年季平子始用人於亳社若此年用人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皆執獲讎敵以快意於山川成公之時未嘗執獲讎敵之人也豈有殺無罪以祭上帝

者哉此理之必不可信者矣胡傳曰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胡氏寧亦云其意皆以為人不可用而不知成公之用郊實未嘗用人也故為辨之如此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乙耕反

集說范氏甯曰鄭嗣曰將伐鄭　薛氏季宣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郤錡乞師起事之端伐鄭三出卿士而起之以欒黶荀罃之使明諸侯之不以五命會且書王師之重猶役於諸侯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穀梁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集說孫氏復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伯國不振可知也　趙氏鵬飛曰晉三伐鄭皆以王師冠之王威豈能攝楚而服鄭哉徒假之以致諸侯之師也然三伐鄭而鄭不歸亦足以見力之不足恃矣而晉厲不能內修德以來之徒極其忿而不置鄭卒不服晉亦以亂身陷不測攘外而不治內吁可戒哉　李氏廉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姚氏舜牧曰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似無可書者春秋屢書於冊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為援睥睨列國若無人焉不有晉厲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列國當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眾不能迄成攘楚之功爾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汝上汝水出汝州魯山縣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國語齊桓公伐楚濟汝踰方城則汝上蓋鄭楚之界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趙氏鵬飛曰公從伐鄭者三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徒以會至也今之伐又何功之有乃至自伐何耶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而告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焉用是知聖人之書至從告廟為得其實　汪氏克寬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卻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搞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

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放恣黷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列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力之反脤市軫反公作軫穀作蜃　貍脤杜注闕

左傳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洹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今林縣西北林慮山即洹水所出也屬河南彰德府

集說 趙氏匡曰是月也無壬申書壬申誤也　陸氏淳曰穀梁曰致君而後録臣案春秋編年月之

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言卿卒後言公至皆據實事何傷教意 劉氏敞曰公羊曰非此月日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為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爾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為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為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録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録其卒既追録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為大夫也固在前爾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於齊彼不待公命何為卒之哉 蘇氏轍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附録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

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

清杜注陽平樂平縣今山東青州府堂邑縣東南有清城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集說汪氏克寛曰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牼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

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

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穀梁自禍於是始矣

集說孫氏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張氏洽曰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王氏錫爵曰勝則驕驕則淫侈而生亂范文子所謂外寧而內憂也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吴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吴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

巢駕釐虺杜注楚四邑今俱在江南廬州府境

附録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

夫

戊簡王十子三年

十有八年晉厲八年齊靈九年衛獻四年蔡景十九年鄭成十二年曹成五年陳成二十六年杞桓六十四年宋平三年秦景四年楚共十八年吳壽夢十三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集說蘇氏轍曰胥童厲公之嬖臣也與厲公謀殺三郤又執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許公使胥童為卿書偃既執厲公乃先殺童童雖道君為亂然書偃自是以弒君故稱國以殺　高氏閌曰宋督殺孔父而弒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弒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家氏鉉翁曰三郤之死

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為文著胥童道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為其有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録則必用孔父牧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辛巳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叔麥故

不可立

集說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也張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陳氏傅良曰弑不言故弑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弑未有詳於此者也　黄氏仲炎曰晉厲公嗣霸數年之間北挫狄於交剛西敗秦於麻隧南破楚於鄢陵威名震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為萬世永戒矣　李氏廉曰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卑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在

楚者存晉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為靈成景厲之繼霸李氏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弁無馭天下之略厲公外彊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莅彊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方且沉溺晏安厚斂以雕牆輕殺以愎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郤之

謀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馬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於辰陵乃且亟會欑函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房帷一笑之憾興大師以伐齊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為列國羞乃伐廧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馭天下之略也厲公若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於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於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

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壓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汪氏克寛曰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

案稱國以弒穀梁以為君惡甚胡傳以為畧之諸儒多主其說謂君為一國所共疾則與衆弒之所以分其惡於衆也夫春秋之作將以立臣子之防豈有為亂賊分惡者傷教害義安可訓乎考十二公之編君無道而被弒者多矣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受惡而不辭令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書亦未必受惡其赴告於列國必有所以諱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春秋不與其諱也故書曰晉弒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弒之實而真兇不得以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詳見文十六年宋人弒君下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内宫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宫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集說 蘇氏轍曰佐雖以專殺叛君為罪然其咎發於慶克齊人右慶氏而殺佐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許氏翰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閨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為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 張氏洽曰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可以省母之言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内亂於宫閨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

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家氏鉉翁曰齊靈不能防閑其母又受母譖戮高國不君甚矣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君不得謂之非叛矣然其心則為其君正家法可憫也故春秋以累上書

李氏廉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附録左傳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乗親以聽命程鄭為乗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集說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做得狼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杜注宋邑今彭城縣項羽都此謂之西楚晉立徐州唐宋元沿革不一明初復為徐州今直隸江南省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朝郟杜注宋地當在夏邑境 城郜杜注宋地當在徐州蕭縣界 幽丘杜注宋地當在蕭縣界 夷庚杜注吳晉往來之要道

胡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於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集說胡氏寧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

陳氏傅良曰奔大夫復不書莊閔以上有書歸若入者矣則皆不書奔者也奔而言歸自衛元咺始咺訟其君者也雖然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晉欒盈是賊而已矣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 李氏廉

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絶之辭稱入者甚逆之辭　汪氏克寛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惟書納頓子納北燕伯譏納者之非正也況納大夫乎楚莊納寧行父於陳使之復為大夫春秋猶譏之況納叛臣而據地以逼其君乎書伐書復入而不言納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　余氏光曰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亡臣而以三百乘戍之塞吴晉交通之路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集說許氏翰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

附録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集說汪氏克寛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季氏本曰杞邾相繼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尤厚於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依附魯耳

築鹿囿

左傳　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集說　孫氏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許氏翰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高氏閌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家氏鉉翁曰成公之世内有彊家肘腋之虞外有晉楚莫適所從而猶築囿從畋無恠公室日卑也　李氏廉曰築囿三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覩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

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汪氏克寬曰古之聖王臺池園囿與民同樂今築牆為囿為阱於國中以厲民此豈君人者之心乎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穀梁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集說　李氏廉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鞍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孅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鄙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譏夫人失德而亂

於內魯自隠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䇿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盖不可為矣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靡角杜注宋地

集說李氏廉曰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汪氏克寬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荆楚不足責也鄭何崇姦甚乎故特貶而人之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然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作彭經書乞師止此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集說許氏翰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名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杅直呂反虛起居反打他丁反

虛打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也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

會葬

集說許氏翰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　高氏閌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　陳氏傅良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向也曰崔氏今曰崔杼則已為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弑齊之禍靈公為之也　家氏鉉翁曰楚伐宋納魚石復侵宋間晉難也悼會師雖未戰足以伐楚人之謀書同盟言諸侯同欲也　李氏廉曰晉悼公同盟四虛

杙雞澤戲亳城北 汪氏克寛曰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集說杜氏預曰薨於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四